



看《长安三万里》说《早发白帝城》

○凌泽欣



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

——唐·李白《早发白帝城》

杨慎《升庵诗话》载述：“白帝至江陵，春水盛时，行舟朝夕至，云飞鸟逝，不是过也。太白述之为韵语，惊风雨而泣鬼神矣。”
张耒《唐风怀》载述：“汉仪曰：境之所到，笔即追之，有声有情，腕疑神助，此真天才也。”
黄生《唐诗摘钞》载述：“一、二即‘朝发白帝，暮宿江陵’语，运用得妙。以后二句证前二句，趣。”
朱之荆《增订唐诗摘钞》载述：“插猿声一句，布景着色之法。第三句妙在能缓，第四句妙在能疾。”
沈德潜《唐诗别裁》载述：“写出瞬息千里，若有神助。‘猿声’一句，文势不伤于直。画家布景设色，每于此处用意。”
清高宗敕编《唐宋诗醇》载述：

“顺风扬帆，瞬息千里，但道得眼前景色，便疑笔墨间亦有神助。三、四设色托起，殊觉自在中流。”
李锜《诗法易简录》载述：“通首只写舟行之速，而峡江之险，已历历如绘，可想见其落笔之超。”
宋顾乐《唐人万首绝句选评》载述：“读者为之骇极，作者殊不经意，出之似不着一气力。阮亭推为三唐压卷，信哉。”
桂馥《札朴》：“友人请说太白‘朝辞白帝’诗，馥曰：但言舟行快绝耳，初无深意，而妙在第三句，能使通首精神飞跃，若无此句，将不得为才人之作矣。晋王虞尝从南下，且自寻阳，迅风帆，暮至都，庾倚舫楼长啸，神气俊逸，李诗即此种风貌。”
施补华《岷佣说诗》载述：“太白

七绝，天才超逸，而神韵随之。如‘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’如此迅捷，则轻舟之过万山不待言矣。中间却用‘两岸猿声啼不住’一句垫之，无此句，则直而无味；有此句，走处仍留，急语仍缓。可谓用笔之妙。”
朱宝莹《诗式》载述：“绝句要婉曲回环，删芜就简，句绝而意不绝。大抵以第三句为主，而第四句接之。有实接，有虚接，承接之间，开与合相关，反与正相依，顺与逆相应，一呼一吸。如此诗三句‘啼不住’二字，与四句‘已过’二字呼应，盖言晓猿啼犹未歇，而轻舟已过万山，状其迅速也。‘品’俊迈。”
俞陛云《诗境浅说续编》载述：“四渚之水，惟蜀江最为迅急，以万山紧束，地势复高，江水若筑瓠而下，舟行者帆棹不施，疾于飞鸟。自来诗家，无专咏之者，惟太白此作，足以状之。诵其诗，若身在三峡舟中，峰峦城郭，皆掠帆飞驰，诗笔亦一气奔放，如轻舟直下；惟蜀道诗多猿啼，李诗亦言两岸猿声。今之蜀江，猿声绝少，闻猿犹皆在深山，不在江畔，盖今昔之不同也。”
刘永济《唐人绝句精华》载述：“此诗写江行迅速之状，如在目前。而‘两岸猿声’句，虽小小景物，插写其中，大足为末句生色。正如太史公于叙事紧迫中，忽入一二闲笔，更令全篇生动有味。而施均父谓此诗‘走处仍留，急语仍缓’，乃用笔之妙。”
前人之述备矣！李白之诗好矣！李白在重庆白帝城吟《下江陵》之诗高矣！走！看《长安三万里》去！

作者简介

凌泽欣，字欣慰，号钓鱼台主人。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华诗协会会员、中华诗词学会顾问、重庆市诗词学会会长、重庆钓鱼台诗词楹联研究会会长、重庆钓鱼台书画院院长、出版《中华诗问、重庆诗词学话》、《对联入门简明讲义》等册。

风情楹联选注《对联入门简明讲义》等册。
词格律及写作常识讲义《凌泽欣诗稿》《凌泽欣诗词三百首》《合川历代旅游风情诗选》《合川历代旅游问、重庆市诗词学会会长、重庆钓鱼台诗词楹联研究会会长、重庆钓鱼台书画院院长。出版《中华诗问、重庆诗词学话》、《对联入门简明讲义》等册。
凌泽欣，字欣慰，号钓鱼台主人。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华诗协会会员、中华诗词学会顾问、重庆市诗词学会会长、重庆钓鱼台诗词楹联研究会会长、重庆钓鱼台书画院院长、出版《中华诗问、重庆诗词学话》、《对联入门简明讲义》等册。

想起了李白的一首“慢”诗。这一“快”一“慢”都是与李白这一次流放夜郎有关的一回事。
这首“慢”诗便是李白在唐肃宗乾元二年(759)二月流放夜郎途经三峡最长的西陵峡中的黄牛滩时写的。当时，他在九江告别了妻子宗氏和妻弟，孤凄地逆流而上，走了很久，进入三峡。三峡素以险峻难行闻名，而此时此际苦行于黄牛滩的李白则更觉行路之难难于上青天，于是他就为我们留下了著名的《上三峡》。
巫山夹青天，巴水流若兹。巴水忽可尽，青天无到时。三朝上黄牛，三暮行太迟。三朝又三暮，不觉鬓成丝。
下面，让我们来翻译一下李白的哀叹。
巫山夹峙只看见一线青天，巴山的流水就在我的眼前，巴山的流水终会有流尽的时候，不知什么时候我才能接近青天。三天三夜了行走迟缓的黄牛啊！三天又三夜不知不觉白发冉冉！李白的这首“慢”诗更加反衬了《早发白帝城》这首“快”诗。因此，后人又传《早发白帝城》名为《下江陵》，与《上三峡》相对应。
关于《下江陵》，历代诗词评论家给予了很高很高的评价，随便来引用几句看看。
郭藩《增订评注唐诗正声》载述：“‘已过’二字，便见瞬息千里。点入猿声，妙！妙！”

关于李白《上李邕》释疑

○凌泽欣

热片《长安三万里》李白以《上李邕》诗一首予渝州刺史李邕，以示李白恃才旷达、不畏世俗的自信亦自负之风格。
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。假令风歇时下来，犹能簸却沧浪水。世人见我恒殊调，闻余大言皆冷笑。宣父犹能畏后生，丈夫未可轻年少。

(第二句一作扶摇)
关于这首七言律诗《上李邕》，前人早就疑非李白之作。
如元人萧士赞说：“此篇似非太白之作。”
明·朱谦之在《李诗辨疑》文中说：“按李邕于李白为前辈，邕有文名，时推重，自至京师，必与相见。自

必不敢以敌体之礼自居，当从后进之列。今玩诗意，如语平交，且辞义浅薄而夸，又非所以谒大官见长者待师儒之礼也。白虽不羁，其赠崔侍御、韦秘书、张卫尉、孟浩然等作，辞皆谨重而无傲慢之意，次及徐安宜、卢主簿、王瑕丘、韦参军、何判官，虽有尊卑之殊，各尽欢洽之情，无有谩词，矧

李邕乎？”
今任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、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当代诗学家陈贻焯在《杜甫评传》中亦仅仅是将此诗视为李白之作而已。他认为：“这首诗不妨如是观，但解作是李白对李邕诉说衷肠、慨叹自己不为世俗大人先生所重，也未尝不可。”
上述举言只就李白不是《上李邕》作者而论。
关于《上李邕》是否是李白在渝州所作的时间则更有疑问。李白作《峨眉山人歌》时间大约在唐玄宗开元十二年(724)秋天。以诗来看，这当是李白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离蜀之初的作品。《峨眉山人歌》是他经四川犍为县青衣江乘舟离蜀东下渝州时所作无疑。那么，李白初下渝州时间必在唐开元十二年(724)间，而李邕任渝州刺史时间是在唐玄宗开元七年(719)至九年(721)间。也就是说，李白过渝州时，李邕已不在渝州任上。因此，李白在渝州见李邕，并书呈《上李邕》俱无史实时间支持。
据今人当代评论家、李白研究

专家安旗(1925-2019.6.27)《李白年谱》载：《上李邕》此诗系李白于开元十四年(726)作品。依安旗《李白年谱》李白《上李邕》创作时间而言，则更无李白在渝州见李邕、呈李邕此诗之说。
另有记载说李白与李邕俱深怀济人之心和过人豪爽之性，俱是意气相投之人。李白与李邕初见是李邕在山东益都任上，李白时年44岁，即唐天宝四年(745)。李白在益都闻道李邕见义济人的故事：有一女子，丈夫被人谋杀，女子持刀复仇，刺杀真凶而获狱，罪当极刑。此时的李邕不顾因为帮罪人说话有自身获罪的可能，而为该女上疏朝廷，致该女免死。李白为此写下了长长的一曲《舞曲歌辞·东海有勇妇》“梁山感杞妻，恸器为之倾。金石忽暂开，都由激深情。东海有勇妇，何惭苏子卿。剑刃越处子，超腾若流星。捐躯报夫仇，万死不顾生。白刃耀素雪，苍天感精诚。十步两躩跃，三呼一交兵。斩首掉国门，蹴踏五藏行。割此仇俎，粲然大义明。北海李使君，飞章奏天庭。舍罪警风俗，流芳播沧

瀛。志在列女籍，行帛已光荣。淳于免诏狱，汉主为缙萦。津妾一棹歌，脱父于严刑。十子若不肖，不如一女英。豫让斩空衣，有心竟无成。要离杀庆忌，壮夫素所轻。妻子亦何辜，焚之买虚名。岂如东海妇，事立独扬名。”从李白此诗对李邕之高度赞美而言，李白写出褒慢《上李邕》诗亦无可能。
后来李邕因涉柳案遭奸相李林甫于天宝六年“就郡决杀”。李邕之死，杜甫悲痛欲绝，诗云：“坡陀青州血，羌没汶阳瘞”。李白亦愤怒诗云：“君不见李北海，英风豪气今何在？君不见裴尚书，土坟三尺蒿棘居。”亦可佐证李白似无《上李邕》之说。
当然，以二李个性来看，李白初见李邕，或因互敬原因，导致李白诗出的可能。但是，从时间地点来看，《上李邕》一首肯定不在李邕渝州任上之际，也不是李白过渝州时的作品。
不过，《长安三万里》作为电影文学作品，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，创作手笔纵横，用此诗此情节勾画烘托李白鲜明个性，我认为也是无可厚非，且可给予大大点赞的。

